

特

別動隊在

浦東

郭蘭馨



MG
I253
329

162884

Q3
4
188

書叢社公大

東浦在隊動別

著 馨 蘭 郭

中華民國卅壹年七月參拾日
昭和拾七年七月參拾日



3 2285 9972 0

行發部版出社公大

別動隊在浦東

前奏綴語

一 抗戰中之浦東

二 別動隊的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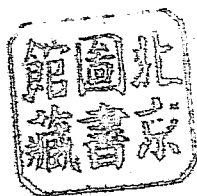
三 游擊戰

四 煞尾

東行散紀

小東北巡禮

前奏綴語



(南)

別動隊在浦東，是民族抗戰歷史中悲憤的一頁紀錄！

現在我含了血與淚遙對鐵蹄下的故鄉浦東，向許多壯烈犧牲的別動隊伙伴致敬，我將開始寫下悲憤的紀錄披露于人間世。

啊春天已經到了江南，烽火漫天，流亡遍地，河山變色，人物都非，想春之神也要歛了過去綠意紅情的笑靨，在眼前黯然傷心的境地中流淚吧！這是誰的賜予？我們不得不咀咒國際的海盜，道德正義的蠱賊，和平的罪人，侵畧者的戎首，滅絕理性的野蠻強暴民族——我們的敵人日帝國主義。

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北方在敵人蠻橫無理的侵掠下燃起了烽火，繼之八·

一三東戰場的抗戰開始，東亞最古民族的怒吼開始了。爲了保存五千年光榮的歷史，爲了爭取四萬五千萬人民的獨立自由幸福的生存，爲了愛護祖先留給我們大好的河山，不惜用血與肉同暴敵的侵掠行動予以迎頭痛擊。于是一切必然都牽入了抗戰的漩渦中；也開展了東亞的大時代。

抗戰是我們的出路，用最大的努力來達到最後勝利是我們的決心！許多艱難險阻我們用毅力來打破，有鐵的意志，具火的熱誠，每一個人應該將所有的不論物質與精神的力量貢獻給國家！每個人民應該負起中華民族興亡的責任！

一 抗戰中的浦東

浦東，我們最先要認識它一番。

浦東是在上海黃浦江的東岸。浦東同上海，好像漢口對雲南，香港的對九龍，雖隔一條黃浦江，是有不能分開的密切關係。所以浦東沿黃浦江岸的高橋，高行，陸行，洋涇，塘橋，楊思幾處地方，是劃入上海市行政管理區域範圍之內的。

整個浦東的形勢是一個半島，三邊瀕水，就是東界東海與杭州灣，西界黃浦江，北界吳淞口，南邊連陸地的奉賢，柘林，金山衛的滬杭公路。包括奉賢，南匯，川沙三縣與沿江的幾區，南北長二百三十華里，東西一百六十里。

交通方面，有小鐵路兩條：一條是上川鐵路，由黃浦江邊的慶寧寺碼頭起，橫貫川沙縣境到南匯縣的祝家橋鎮。一條是上南鐵路，由沿南黃浦江的周家渡站起，（在高昌廟江南造船所對岸）到周浦鎮。公路也有兩條：一條是浦東大道，由北高橋鎮逶迤至奉賢縣政府所在地南橋鎮，計劃接通滬杭公路的。一條是塘新路，由塘橋到新楊鎮，這條路的路基橋樑完成了一半，還沒有竣事，抗戰開始，工程陷于停頓。

了。其他內地的交通有的祇有步行，有的用小汽船民船運輸，因為整個浦東小川河縱橫，密如蛛網，而在東海濱一帶，因農村荒落，交通除步行牛角車及小船外，沒有其他交通設備，甚不方便的。在浦江中的對江交通，由上海市興業信託社辦的市輪渡多班，還有外輪接送浦東各廠中廠工的也有好幾艘，是很便利的。整個浦東的交通是不能在水陸以上，還需要計劃開發的。

浦東在沿黃浦江的一帶工廠棧房林立，為繁榮的工商業區域外，其他的地方像奉賢，南匯，川沙三縣，還是從事于農業，全部生產的比例是棉花七成，稻三成。自己的食糧還不能供給，有賴于浙江產米區的平湖，張堰，雙林一帶的接濟，其他副產品有麥，花生，黃豆，蔬菜多種，數量甚微，關於蔬菜在近上海地帶種植者較多，每天清朝沿黃浦江各渡口的菜蔬擔十分擠擁的。在東海之濱的人民，有許多賴捕魚為業的。

在浦東有民衆一百數十萬，教育程度很低落，但民風是很醇樸的，離上海雖不遠，並沒有沾染上海大都市浮薄奢侈的習氣。但與浦西同樣靠一條黃浦江，租界方面如何的繁華，浦東方面相形見絀的却很冷落，原因是沒有加以有計劃的建設，能將浦東加以經營的話，同樣可以與浦西爭榮並茂的，浦東是一塊沒有人注意去開發

的土地，但敵人却給我們留意過了，在浦東捕獲的漢奸，曾經搜出他身上的日記，關於浦東各地的種種實地調查都很清楚，其最注意的，在行軍方面認為川河縱橫不甚便利。所以這會的敵軍沒有深入內地，也爲了這個關係。

自太平天國以來的浦東，從來沒有遭過兵燹劫難，就是淞滬一·二八之役，浦東方面也安靜無驚，有許多人自浦西的吳淞，殷行，楊樹浦一帶渡江到浦東去避難，可以隔江望閘北的大火，聽吳淞的砲聲。但這會就不同了，當然是全面抗戰的關係，遭到了嚴重的浩劫，現在鐵蹄下的浦東，依然在敵騎縱橫下受難。

在抗戰開始的時光，許多人沒有認識這會是整個民族謀獨立生存的抗戰，還以爲像過去的一·二八抗戰一樣，可以安居無恙，所以除原有的浦東居民沒有移動外，還從浦西搬過去了好多避難者，于是在民衆廬集下蒙到了許多損害，這次抗戰中的浦東犧牲是很大的，到現在洋涇鎮上被轟炸後屍體還沒有人收殮，但屍體逐漸變了枯骨一堆，就是以後家人來也認不出誰是自己骨肉之親！

在開始抗戰後，我們沿黃浦江都駐有部隊，還有砲兵隊時顯出使敵人意想不到的威力，給予敵艦重創，從背後威脅襲擊，敵軍想無數次的登陸進攻，都給我們的駐軍迎頭痛擊，毫無辦法，待我們駐軍在十一月六日撤退的時光，他們還不敢貿然

上岸，過了三天才踏上了浦東沿江各地。

浦東自八·一三抗戰之幕揭開，至十一月十二日同上海市同時淪陷。直到現在敵人所佔領的祇沿江各點，未能深入內地各鄉鎮，因為正規軍雖已經撤退，在包圍中的別動隊依然代替了正規友軍担当起了守衛浦東的責任，活躍的別動隊在陸××指揮官領導之下，艱難險阻的做了許多給人們所不知道的工作，遭受了許多重大的犧牲，還蒙了許多不白之冤。我們爲了盡力量憑良心去救國，一切都忍耐了下來，我們願將所有的罪過負擔，我們願做無名的英雄！

自東戰場的驚鐘響了，漫天烽火也怒燃了起來，黃浦江就開始封鎖，地點在十六鋪江面，我們將敵輪兩艘，同幾條自己的商船沈埋江中，防範敵艘使不能南駛來威脅南市，同時軍隊在沿江佈防，戒備敵軍上岸，那時担任沿江作戰的部隊是屬于第×路集團軍的第五十×師一五×旅。還有一個港口敵人想登陸的就是川沙縣屬的白龍港，因為東海的沙灘都是軟沙，不容易上岸，白龍港是深水港，敵艇可以內駛，敵人也曾試探過幾次，因為我們的駐軍早有戒備，來了幾次都狼狽而逃，無法登陸，同時我們的重砲隊的砲位，敵機不斷的偵察，不斷地轟炸，自抗戰之日起到淪陷之日止，始終沒有認識出我們的砲位是在什麼地方，使敵人認爲驚奇不止的事

。在南匯縣城方面還有第四十×獨立旅，在奉賢方面城區，柘林，南橋一帶都有部隊防守，但人數並不多。現在事實已成過去，軍事秘密的時間已失效，我們不妨談談浦東沿江的作戰情況，說來也可憐，外間謠傳我們浦東沿江有六萬兵力，其實祇有一旅之衆而已，我們的部隊自東溝起至楊家渡爲止，時時跟緊了敵艦的移動而佈防，所以敵軍的上岸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能予以痛擊，敵人以爲我們沿江都有重兵駐守，這也是我們戰術方面的奇兵，使敵軍莫測高深。

浦東各地受敵機轟炸是很利害的，洋涇，北蔡，塘橋，周浦都受重大損失，到最後金山衛敵軍登陸的時光，奉賢的舊城，青村港，南橋幾個地方也受害甚烈，這會民衆所受的損失也無從去統計了。我志未償人已苦，浦東到處有啼痕，雖然這種責任不是我個人所能造成與負擔；但覺得我的力量，未能保衛故鄉，使浦東淪于鐵蹄下面，于良心上自己有所譴責。

在抗戰中浦東的民衆與其他各地一樣的沒有組織，對於抗戰的意義都不能認識。因爲智識太淺薄，教育程度不夠的關係，有的思想還以爲時世太亂了，希望「真命天子」出世的滑稽論調充滿在鄉鎮的小茶館中。看了飛機就怕得惶惶然，防空的常識也缺乏，軍隊別動隊因此吃了不少的虧，而民衆自己因軍民不能合作的結果也

受到了好多的損害！

浦東的地方官吏，真是豈有此理，像南匯縣長張××，在浦東駐軍撤退後，就挾了向民衆勒派坐提的救國公債二十幾萬，由警察局全體警察護送到上海躲入租界去了。南匯的民衆與一切他什麼都不管，好一個棄民失地的模範縣長！還有新場的區長也挾了救國公債一萬數千元不知去向，連故鄉也不要了。這也是浦東地方官吏值得提起的，聽說南匯縣政府方面各科的重要職員，在上海同縣長分贓不均，幾乎鬧到巡捕房裡去，真是丟盡了臉的無心肝東西，這種人怎樣可以領導民衆？管理地方？渾水裡撈魚，簡直想藉抗戰發洋財，誤國誤民來肥己肥家，但雖是觸犯了國家的法令，卻沒有將這些人物執行正法，這是非常的遺憾！

漢奸，在浦東也很活躍，雖是不斷地拘捕，不斷地斫殺，但可惡的漢奸，也是自己可憐可恨的同胞，依舊受敵人微小的報酬來出賣國家，殺害同胞，東戰場的第一期抗戰失敗，軍事的關係是大部份，而漢奸的關係也占了一部份，真是一件最使人痛心的事！大場的失守，與金山衛的敵軍登陸，都受了漢奸之賜，這是抗戰史上的千古遺恨啊！

二 別動隊的活躍

浦東的別動隊分爲三種：一種是軍事委員會的別動總隊，在抗戰之前就分派到各鄉鎮去訓練壯丁，同地方上的保衛團。一種是前半期爲上海別動隊，後半期爲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分駐浦東各地。這二種別動隊是正式的，還有一種僞充冒名的，就是當地的流氓，地痞，土匪，惡棍之流，他們乘機搶劫，也冒了別動隊的名義，遂使真的別動隊受了不少的虧，給人民認爲別動隊是這樣的一種人物，雖經嚴緝，但此伏彼起，殊難盡淨，現在敵軍圍攻後至今散亂在浦東的別動隊就是這種匪類。真正的別動隊有犧牲的已經壯烈捐軀，無法繼續游擊的已經飄洋過海的離開了浦東，正式的別動隊是愛國抗日的份子，決不會爲害地方，擾騷人民的。祇有土匪，流氓，地痞，惡棍烏合的別動隊會做下搶劫擄掠的非法行動，與僞組織大道市政府接洽投誠的漢奸行動。

現在我先談前期上海別動隊時代浦東方面伙伴的工作；担任浦東方面工作的上海別動隊份子，都是浦東沿黃浦江邊的各種愛國工人，他們的加入別動隊，承領每天祇二角錢的伙食，在槍林彈雨中不避危險工作，都是爲了出于愛國的熱誠，所以

這次上海抗戰中，勞工界是貢獻了不少人力，同時也事實上充分表演了上海勞工的力量。

浦東方面別動隊幹的工作：

一、嚮導軍隊。自抗戰開始，浦東就駐兵，但浦東的川河縱橫，沿黃浦江的路徑又很曲折，同時還有第三國外僑的房產，非有當地熟習的人做嚮導是無法防禦敵人的登陸進攻，于是浦東別動隊就担任了嚮導軍隊工作，同時還幫同作戰，曾經與士兵同苦的埋伏在戰壕中三四天沒有好好的休息與吃東西。平常沒有經過正規的訓練，能在飛機大砲的密集下作戰，完全是爲了爲國服役的抗戰精神，這是應該的。

二、炸燬日華紗廠。這家日本紗廠，資本幾千萬元，平日有工人數千做工，自抗戰後就停工，但裡面貯藏的紗布價值數百萬，還有不少的軍火放在裡邊，浦東別動隊奉命去轟炸，前後共分二次去炸燬的，初次是在八月十六日晚上，由指揮官親自前往指揮，用地雷與大炸彈二種爆炸物轟炸，第二次是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將第一次殘餘的房屋貨物全部焚燬，那轟炸的巨響與連天的烟火，使敵人看了驚心觸目，從此暴敵開始報復行動，將浦東無端狂妄的肆虐，不惜飛機的大量投彈，落向浦東沿江一帶，大火延燒了半個月以上，焦土的區域日趨擴大了。

三、襲擊小汽船。在黃浦江中，敵人的小汽艇往來如織，都是運輸敵軍與軍用品，向浦東登陸進攻時也就是用這種小汽艇，每個汽艇上按其大小裝敵兵，並置有機關槍，浦東別動隊因地理的熟悉，不時在黎明或月夜，有時在黃昏暮靄中，將敵人的小汽艇乘其不備中據了沿江隱蔽之點，用手榴彈多枚與以襲擊，在敵人倉皇失措中也燬去了好多艘，敵人的報復就是在浦江中用機關槍拚命的向岸上掃射，結果損失不到我們什麼。

四、炸大坂碼頭。浦東大坂碼頭，對於敵軍登陸很便利的地方，同時可以資敵拿浦東的煤，所以需要炸燬，也是別動隊担任的工作，因為炸燬了不使敵人可以登陸來裝運浦東的存煤，記得有一個深夜搬運了二顆一千磅的大炸彈放在碼頭底下，通了火線，在砰然一聲的巨響中，一個建築偉大的大坂碼頭頓時化為灰燼，這也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

五、炸出雲艦。這條艦我們費過許多力量，空襲與水襲都用過，祇使它受傷，却沒有將它燬滅，在一·二八的時光水雷也用過，可惜離艦身三尺，沒有命中，這次經過飛機的轟炸，夜色中的奇襲，都只是將它損傷，沒有燬滅，真是遺憾！浦東別動隊在炸出雲艦幾度行動中，也出了不少的力，我們的伙伴有三人犧牲。

這是前半期的工作，自八·一三到九月二十日爲止，後來就由上海別動隊蛻變爲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前半期祇有沿江一帶的工作，自九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在浦東各地分駐別動隊。那沿黃浦江原來的伙伴依舊包括在蛻變的組織之內，我們的組織最高爲行動委員會，下面爲總指揮部，下面爲各支隊。我們駐浦東的是第×支隊。一支隊分三大隊，一大隊分三中隊，一中隊分三區隊，一區隊分三班，一班十六人，這完全照正規軍的編制，連支隊指揮官每支隊共官佐雜兵佚役一千五百六十四人。

我們整個支隊都是在九月二十五日渡江到浦東去的，本來在上海別動隊時代，第×支隊人數早經足額，裡面除了上海的工人外，還有許多大學生，小店員。都是救國情殷，志願參加的。但在到浦東去的時光，奉命對於原有的隊員，須減去一半，到浦東再將當地的隊員招募，可以對於地方情況熟悉，便利於今後的工作，在我們出發之前，已經有過去在浦東非正式担任過特種工作的某君向行動委員會貢獻意見，陳說浦東各地何處有多少人可以召集，可以改編，其實都是某君的舊部，他想乘機活動一下，上級不明白他的用意，就給我們一個需要收編當地隊員的命令，我們服從命令，使整齊的部隊變爲畸零，在九月二十五日于瓦礫場的南市高昌廟江邊

路渡江到周家渡，敵人的飛機三架繞在我們上空送我們，沒有投彈與用機槍掃射，自上午至晚分批渡江者祇八百多人，包了上南小火車一列，經三十五分鐘到周浦鎮。

在周浦鎮上承馮國楨葛叔莊諸位招待，並代為招呼一切，由陸指揮官報告這次我們到浦東的使命，今後的需要與浦東的父老民衆合作的話，部隊時在周浦公園中集合待命，我們又到第五十×師的師部去拜訪李××師長和參謀長，就在參謀長房間裏，由李師長指示我們在黃浦江一帶作戰的情況，和我們兵力的配備，他對於我們到浦東很贊成，因為浦東方面的駐軍兵力太單薄，今後我們能合作的話，可以有些幫助，當然，別動隊的與友軍取得密切聯絡也是重要工作之一，就在當天晚上，所有三個大隊分別出發向指定地點集中，第四大隊駐南匯縣新場鎮，第五大隊駐奉賢縣泰日橋鎮，第六大隊駐川沙縣城，第六大隊的一中隊擔任沿黃浦江的任務，支隊指揮部設立在離周浦六里路沈莊小鎮鄉間孝廉公朱姓家裡，是由沈莊鎮長代為設法找到的。

到了浦東，種種困難，紛至雜來，第一是交通的不便，自抗戰開始所有船舶都給軍隊統制，與各隊間傳達命令，報告消息，除由不清晰的電話須吃了人參湯才

有氣力接話外，祇好派傳達步行，沈莊到南匯三十二里，至新場十八里，至秦日橋要二十四里，來往一次至少要幾小時，同時總指揮部又在上海滬西，那時的浦東與上海交通有二條路，一條就是南市周家渡，一條是滬杭公路至閔行，渡江由南橋轉奉賢舊城，再分赴各地。在路上的時間費去很多，所以奉到許多命令限三天辦理具報的，我們收到的時光已經過了三天以外，這種在打官話的立場，顯係「奉行不力」，「貽誤戎機」！事實上是別有其原因在的，我們雖在上海方面設了通訊處，天天派人交換傳遞文件，但還不能使交通上的困難由遲緩而趨靈敏，我們將浦東的交通困難情形及需要添置交通工具呈請核准，但奉到的批復，是「困難照准」！

後來是點驗收編各地的隊員，我們在上海的時光，本來是隊伍整齊的，因為要吸收浦東當地隊員，祇有八百多人渡江，照當時上級的命令，聽了飛機活動某君的報告，說浦東各地候命點驗的隊員有一千二百人，所以叫我們在浦東收編一半，我們到了浦東，在限期完成的編制命令下，就開始點驗各地的隊員，不料除新場鎮有三百多人中可以勉強錄用二百三十五人外，其他奉賢，頭橋，泥城，北蔡，三林塘的隊員，都臨時湊集，人數零落，體格與智力測驗都不及格，而各地的領導人都擁衆自豪，指定要什麼隊長的位置，好像過去雜色軍隊的招募一般，真是大失所望，

于是我們報告上級，公文周折已經去了十天，我們的隊伍還不能編制完成，但上級不明白這種困難，依然限我們定期將編制具報，于是在沒有辦法中，我們到上海去徵集，同時再就當地隊員中勉強可錄用者遴選終算在半個月內將這項工作解決了。

編制之後，就是給養與其他問題來了，照總指揮部的規定，關於給養費五天到部裏去領一次，我們因路遠，在格外寬恩下，每次可以到上海總部去領足十天，交通不便，往來需時，去一次總費去二天，再轉給散在各地的隊部又要二天，爲了給養費也够忙着，一切嚴明的紀律，靈敏的機構，建築在事實上的，但有的地方不能不使人有力沒有用處，遂使許多力量是很浪費了。

八·一三抗戰開始。正是初秋天熱的時光，許多同志都是單衣，至九月二十五日以後，天氣漸漸的寒冷起來，伙伴們有的都受寒生病，于是向總部領到了一筆被服費，每人五元，鄉間沒有大量的衣料同裁縫店，祇有到上海去做，那時適有，上海抗敵後援會送給我們棉背心一千件，後來奉賢民衆慰勞會也送了我們二百件。還有一件沒有做到的事，就是風雨之夜，同志們站崗沒有雨衣，堅苦耐勞，打破一切困難是別動隊員的信條，但到底是血肉之軀，於是許多人病了，第六大隊的二個隊員病重，送周浦醫院醫治，不幸病入膏肓，就在周浦死了。我們的任務方才開始，

但同志們竟這樣的死了。真有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爲了隊員的病，想起了總指揮部對於醫務所的措置，曾經有過一個計劃，每一支隊成立一個醫務所，每月撥醫藥費二百元，但隊員們不斷的生病受傷，浦東又因戰事沒有什麼醫院終于不治而死亡的很多，但我們的醫務所好像半空中的雲璫，到浦東淪陷，醫務所還沒有到浦東，平日就普通的藥品也不分發，祇有我們自己向紅十字會總會設法到了三千個急救包，關於這些應該由誰去負這個責任！

在十月七日我們支隊指揮部由沈莊遷至奉賢舊城廖味蓉家裡，正是一個十足古色古香的世家，那時各大隊正在集中訓練，經過訓練後就開始任務，至于我們的向奉賢舊城遷移，因爲奉到在南橋第×路集團軍總司令的命令，在這種戰時情況下，指揮部的搬動地點是不算一會事，我們的指揮官不時到各大隊部去視察訓話，我們爲了愛國，負起了這個任務，我們需要對得起國家，這時的各大隊部除第六大隊沒有變動外，其餘第四大隊已由新場鎮遷至南匯縣城，第五大隊已由泰日橋遷至南高橋鎮。

十月二十日奉總指揮部派員來點驗，我們事前爲了編造名冊，填籍貫、履歷、照片、出身的表格，整整的費了三個晚上沒有睡交，到總指揮部派人來了，經點檢

之後，認為不滿意，有一個特派員在開始談話的時光，給了我們好多的教訓，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們于軍隊組織，習慣，生活方面，也許不像軍校出身者底內行，但我們的熱誠與信心是不敢後人的，同時我們是別動隊，訓練時間多者一個月，少者祇有幾天，有的地方不能與正規軍等量齊觀的。這位特派員回去，因出言不慎受了記過的處分，聽說想利用我們將羣衆集合好了由他們來指揮的。在抗日的前提下，在我們民族存亡絕續關頭，在每個國民都當獻身于國家的時光，竟有假借名義，拉攏各大隊長，教唆許多挑撥離間的話。我們指揮官當時在悲憤的情緒下，本想辭職，但以大局爲重，我們憑良心是爲了真正的抗日，終于隱忍下來了。

上海戰局的漸漸的緊張，我們的任務也逐漸準備，但關於我們生命線的軍械，却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一千五百六十四人，我們祇有三百枝槍，五萬二千多發子彈，其中一百多枝是長槍大都機紐壞了的，其中有的彈夾都沒有，有的已經損壞，這樣好用的槍不滿二百枝，三隊平均分祇六十幾枝一隊，每隊有四百人徒手，對于任務顯然會發生困難，但沒有辦法，祇好用手榴彈來補充，因爲手榴彈我們有五千多顆，想向第四十×獨立旅設法借機關槍，也沒有成功，我們的別動隊武器方面是一個非常的缺憾，也是我們的致命傷。我們對於國家寶貴的武器是非常的愛惜。

，決不妄費一槍一彈，同時上級的命令喊我們開始任務時不要實彈攻擊，可以多放空槍。

浦東我們的別動隊是在這樣環境中奮鬥着。自己的困難，艱苦忍耐，自己的弱點，設法彌補，有許多事實上不可能與我們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地方，那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是爲國盡心盡力，鞠躬盡瘁而後已。

三 游擊戰

在十一月六日，金山衛的敵軍已經有五千多人一擁上岸，這次敵軍的能够登陸，一半是漢奸的賣國，一半是駐軍調防時的不銜接，原來担任浦東金山衛柘林一帶的部隊是第六十×師，那時奉命將開赴滬西作戰，另派劉××的部隊來接防，不料第六十×師急于要赴前線，而劉××的部隊還在嘉興沒有來，所有的防地都暫由壯丁與保安隊駐守，不料敵人得了漢奸的報告，乘這空虛的當兒，一擁而上，同時用飛機大砲掩護，差不多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抵抗，就衝到淞隱，那時滬杭公路上正有六十×師八百人前半將渡江，後半還沒有渡江，聽到這個消息，未渡江的四百人連忙急回頭向金山衛去，不料大隊敵機來到，炸彈與機槍齊下，將汗流喘息中的許多英勇壯士這樣犧牲了。

我們的指揮部在奉賢舊城，同時城中還有第六十×師的駐軍，一個旅部也設在城內，在六日上午九時突然大隊敵機飛到我們上空，向城內投彈，第一個炸彈離開我們指揮部祇十丈，聲音與震動都很利害，這樣接連的投了二十多枚，破舊的奉賢城頓時烽火滿天，民衆的死亡很多，街道因兩旁房屋的坍倒簡直沒有了。那時我們

別動隊就派第五大隊的隊員同指揮部的勤務兵，出動救護工作，用急救包給受傷民衆包紮，那時紊亂已極，一片慘然的景象是永遠不會使人忘記的，那時有的民衆避向城牆下的防空壕，來不及的犧牲很多，一家人有的都失散了，幸運得很，我們的指揮部在四周被轟炸下沒有光顧，惟有南高橋鎮被炸時犧牲二個伙伴。我們的房東他在轟炸之後祇帶了一件馬褂跑至離城九里的青村港去了。

奉賢舊城不能再留，同時總司令部的電話電報都不通，奉城與金山衛祇有五十多里路，于是我們在杭州灣敵艦已經砲轟到奉賢城時，乘黑夜中離了奉賢舊城，在城外六里的頭橋鎮附近鄉村間暫寓，立在田野間但見敵艦的電炬向四處照射，遠處的槍砲聲也隨時聽到，而各處的訊號不時飄起上空，知道到處都有漢奸的活躍，我們整個晚上沒有休息，將消息報告給總指揮部，那時我們唯一的交通器具是一架無線電。

明天，我們得到諜報，敵機將大舉轟炸浦東各鄉村，於是我們令各部隊離開比較屋宇比櫛的地方，疏散在農村中，正在這個時光沿黃浦江的友軍同川沙南匯各地的駐軍都開始撤退，沿黃浦江的向北票碼頭至南市，其餘的到南橋，柘林去側擊，過去駐軍防守的地方，都由我們槍彈稀少的別動隊接防，白龍港及王公海塘一帶都

是我們的隊伍，我們的力量不夠負担起這個責任，但在軍事上顯係將浦東放棄了。我們別動隊開始負起保衛浦東的重大責任。

這裡我們須將值得補敘的寫出，就是在奉賢被轟炸的前二天，因為上海滬西緊張，總指揮部來個命令，喊我們將所有三百多枝槍子彈都繳到上海去，認為浦東暫時不成問題，於是我們就奉命辦理，雇了一隻船直送上海去，不料槍械送去，突然浦東事變發生，我們除了手榴彈外沒有其他武器，這時候的全體同志，大家都很惶然，連忙拚命一再打電報去催請速將槍彈發下，總部答應依舊送回，但我們離了奉賢城，浦東駐軍都撤退，上海的槍彈還沒有送來，到了上海與浦東淪陷的前一天，那時我們的指揮部設到新場鎮，敵人的小汽艇已從南黃浦到離我們祇有三十六里的地方時才送到，而將好用的幾枝，經了二天的水浸雨淋也發鏽了，連忙分送各大隊向指定的地點出發。

十一月十一日，我們奉命將川沙的部隊撤回，分二路向奉賢的柘林金匯橋推進，預備越滬杭公路向敵人的側面襲擊，為指揮靈敏起見，指揮部設在泰日橋，同時總指揮部又派了一大隊同副指揮謝××到浦東來協助，我們一方面向奉賢推進，一方面周浦塘橋的許多地方也將我們的部隊隱伏，大家化裝了農人，乞丐，工人，難

民。那個時候大家很緊張，同時地方上却在紊亂中發現許多不良現象，就是川沙、奉賢、南匯三縣的縣長帶了各該縣的警察大隊退出浦東渡浦江向北橋去集中，是否奉到他們上級的命令，不得而知，同時軍事委員會的別動總隊，他們在浦東的歷史長久，資格比我們深練，他們帶了地方上的壯丁保衛團也渡江去了，其中有幾個地方的壯丁保衛團在渡江時被對岸的駐軍阻止，所以依舊退回來，像新塢的就在閘港口被阻退回來的，在平日我們同樣的別動隊，却對我們時有摩擦，他們時常聯絡了鄉鎮公所的鄉鎮區長，有意同我們為難，這也是使我們驚異的，在同一抗日目標之下，我們都為抗戰而努力之外，難道還有別的作用存在？還有一種不良現象，因地方行政官吏同警察的撤退，或者簡直可稱放棄！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土匪，惡棍活躍起來，本來這些人有私藏槍械，為害地方的，他們也居然冒起別動隊的名義，開始騷擾地方，因為大家都是便衣，民衆也分不出誰是正式的別動隊，誰是冒充的別動隊，而冒充別動隊劫掠的行動，給予民衆的壞印象，認為別動隊都是一樣的，這種民衆不了解與誤會，真是使我們很痛心的事！

在出發前線的晚上，我們的指揮官悲壯訓話：我們浦東已經四面包圍，浦東早經成了死地，但浦東是中華民國的一塊土地，雖是駐軍撤退，地方官吏棄職潛逃，

一切陷在紊亂中，在浦東還有許多同胞，我們在浦東最後擔任警衛的人，要負起我們保衛浦東土地與民衆的責任，我們準備在這塊死地上爲民族國家而流血奮鬥，盡我們責任，不要貪生怕死畏葸不前，現在我們最好的機會到了，希望大家拚最後一點血，本了游擊戰的精神與任務同暴敵作殊死戰來留取丹心照汗青，浦東真是一塊給我成功成仁的地方！大家在緊張嚴肅刺激活躍中向前綫開拔！寒風吹面，在心頭熱血的奔騰中也不覺得了。

在十一月十二日我們的第五大隊一中隊在盛梓廟附近遭遇敵軍搜索的部隊，祇有三十多個人，于是就將他們在以爲我們隊員是避難民衆不留意中包圍，用手榴彈盒子砲襲擊，敵軍頓時倉皇失措，被我擊斃了十六個人，其餘的被其逃遁，原因我們一中隊只有二十多枝槍，其餘的都是用手榴彈，所以不能予敵軍以全部殲滅。我們奪獲了十六枝槍退了回來，自己的伴侶也有五個遭了犧牲，比較起來是三與一之比，我們並沒有吃虧，同時吩咐民衆離開暫避。明天，敵軍大舉到盛梓廟，屠殺劫掠是敵人的慣技，我們的部隊却沒有搜查到。那時黃浦江中敵軍汽艇自米市渡起往來羅織，十六鋪江面的封鎖，也給他們衝破了。閘港口也開到了二艘汽艇，上岸後先放了幾聲朝天槍，那些被敵軍押着的東北同胞們問街上的市民：「有沒有軍隊？」

答應他們：「沒有他們說：『過幾天我們來保護你們』的話就走了。離開我們指揮部祇有六里路。」

在周浦鎮方面，到了五百個敵軍，漢奸們很活躍，維持會也組織起來，大家還要爭權奪位的火併，那時我們的隊伍祇第四大隊一中隊在下沙，離周浦十二里，因為敵軍的人數比我們多，為避實擊虛起見，沒有去夜襲，那五百個敵軍在鎮上經過後也就折回塘橋鎮去了。

就在十二日，我們在無線電報告中知道了上海的淪陷，死守南市的大聲疾呼着到南市已經失陷，他們並沒有死，却在租界上也許同姨太太統計在這會抗戰中因辦理護照運輸及過境買路的錢倒有了將近二百萬，儘可以享樂一世，後天意大利輪船康脫浮地開香港，大家準備去做寓公吧。但壯丁，士兵，警察，別動隊，保衛團被俘者有六千人以上，槍枝有二萬多枝，（能給我們的隊員是多麼好的事。），彈藥無數，高射砲機關槍也不少，最可惜也可恨的，有二萬担米在南市，因死守南市的指揮者，非有百分之二十的「私囊捐」不准起運，結果也被敵軍裝運去充實食糧，租界上的民衆起了無米的恐慌，有錢的買不到米，投機的外國人，販洋米括了一筆中國財去，我們在浦東聽見了這個消息，真是悲痛萬分，我們的總指揮部在楓林橋的處

情況不明，今後一切給養接濟械彈補充，都發生問題，我們祇有憑自己的力量幹去。在塘橋的黑夜裏，我們曾去襲擊死了敵人三個哨兵。在浦江邊東昌路附近，我們用手榴彈炸死了一個敵兵，二個負傷逃去。後來一個同伴被敵軍捕去，當然犧牲無疑。在新場鎮上，本地的壯丁對於我們起了惡意，認為我們別動隊在鎮上會引起敵軍來進攻的，他們預備敵軍來了做不抵抗順民，所以竟在一個晚上想繳我們的械，幾乎釀成慘劇，後來終算大家明白，這種事件很使我們艱苦中奮鬥的人萬分傷心，同時搶掠之風大熾，都是冒了別動隊名義，李賢巨匪頭目朱祥鳳就是在這個時光予以槍決的。

我們不斷地在敵軍所有的地方，予以游擊搗亂，敵軍大為憎恨，于是用圍攻的辦法，聯合了漢奸搜索，向內地進逼，我們有許多伙伴將槍械隱埋了藏在農民中，被民衆所不了解；同時由漢奸們指認出來，犧牲了好多，後來同敵人在奉賢，南匯，新場的遭遇戰曾經接觸了幾次，到最後已經彈盡援斷，就是手榴彈也已經用完，同時給養的須取給於地方，我們接濟斷絕，又無法出錢，使我們很痛苦，那時的地方土匪蠢起，都自稱為別動隊，我們的伙伴又犧牲了好多，簡直無法再工作，就是為民除害的打土匪也不能夠了，於是就在敵軍的圍攻中，我們收拾隊伍，退到東

海邊上去，那時都是徒手或空槍的人了。我們爲留力量再尋報國的機會，忍痛的離開了浦東，我們是在東海中借了漁船在黑夜中飄到餘姚的，時間是在今年二月的二十日，以後的浦東還有許多別動隊，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也不負責任的了。

這次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力量也盡了，所以自己譴責的在彈盡援絕之中，我們未能死在浦東，不過，我們還有五百多人，赤手空拳的死在浦東，于國家于地方何補？只是白白地犧牲了。所以我們離開了浦東願再向國家效力，再給我們一個值得死的機會！

我們離浦東的時光，我們同指揮官痛哭一場，我們出于衷心的流淚，我們假使不單獨在械彈缺少，給養斷絕，不能持久游擊戰下負起守浦東的責任，不致浦東弄到這個樣子。但我們服從的是命令，明知那種環境下已不能負起這個責任，也只好去盡心去幹，我們已經盡了最後的努力，到了彈盡援絕的地步，在我們的天職上也可以無罪吧！同時舉眼望淪陷區域內，那一個地方不受敵軍漢奸的蹂躪。何況是被圍死地的小東北浦東！

四 煞 尾

我們這次別動隊在浦東，是失敗的，不能建下什麼功業，同時又不會撥機取巧，是我們應該負責的。但失敗的原因不是我們的不努力，實在是爲了種種使旁人看不見，聽不到內容複雜的關係。現在我們有許多伙伴，已經做了無名的犧牲者，同時我們也担任了許多含冤的罪名，但憑良心我們除了沒有死，已經是輕于鴻毛般價值的死在浦東之外，其他都對得起國家，地方，同上官的。在給養斷絕，械彈罄盡，交通設備毫無，失去聯絡，民衆誤會的困難情況下，堅苦支持到三個多月，同敵人接觸過好幾次，沒有浪費一槍一彈，也沒有搶掠民間東西。這種情況祇有自己最明白自己了。

在浦東我們犧牲的伙伴很多，有二批派赴松江受技術訓練與特務訓練的有一百多人，訓練還沒有畢業，敵軍已由米市渡圍攻松江城，共在一處的二百多人，祇有七個人是逃出來的，在浦東方面幾次同敵人作戰也有好多殉難。這種調查，當然由我們後死者負責，將來我們最後勝利來臨的時光，同時與暴敵總清算一下。啊我提起筆來慚愧着自己爲什麼沒有與敵鄉浦東共存亡！

東 行 散 紀

東行是浦東之行，是自己生活斷片的散紀。

在東戰場的抗戰開始，我最初在龍華，後來移到南市担任抗戰後方工作，許多人在擠擁的租界上當安樂窩，我却天天在南市唐家灣的白雲觀裏流着熱汗埋頭苦幹。

到了九月二十日我辭去了我任勞任怨牛馬走，却給人家藉抗戰去發財的工作，準備參加別動隊到浦東去，因為浦東是我的故鄉，能够回到故鄉去做抗戰工作，也是一件高興的事，同時還有我的慈母因戰事關係，留滯在故鄉，藉此可以去探望。在九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們幾個到浦東去的伙伴，在小花園蜀腴川菜館歡宴，明天起將離開上海換一種新的刺激的生活，所以大家很興奮的飲了幾杯酒，大有「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爭戰幾人還」的感想。

明天，清朝七時我就起身，將行李運到我們指定集中的地點，到八時我隨了同伴們向高昌廟進發，那時的南市，已經屢被敵機轟炸，居民除了沒有辦法淹留者外，都向租界搬去了，我們坐車子從南陽橋過了鐵門，這個鐵門畔的法租界巡捕，因

搬遷租界民衆的擠擁，竟發了一筆洋財，一卡車紅木傢具，要抽其五十塊錢過境稅。我們轉至中華路，經過了革命先烈陳英士紀念塔，平日是多麼繁華熱鬧的地方，現在都變成恐怖與死寂，我們到滬杭火車站時，敵機一大隊又出動，在我們頭上空偵察，同時看見車站遺留着慘無人道的被炸遺痕，敗壁殘車，縱橫零亂，其中被強烈的日光蒸發起來，還有一股刺鼻的血腥。

到了江邊碼頭，平日沿江的渡口，十分熱鬧的，有數千間民房比櫛着的，現在已變成了斷垣殘壁的一片瓦礫場，一條江邊路也埋在瓦礫叢中認不清楚了。旁邊的江南造船所也遭了劫難，江邊還有一艘被炸沉的大輪船，有一個船夫指示我們在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被敵機投下二個炸彈，注定了牠沉淪的命運。

我們渡江的人數很多，正在渡江的時光，從北市有三架敵機飛來，但繞到塘橋上空時依然回去，我想假使敵機在我們渡江時用機關槍來掃射的話，除了投黃浦之外，沒有躲避的辦法。

過江到了周家渡，那時的上南小火車過去一小時一班的，現在每天祇有三班，上午七點八點各一班，下午四點鐘一班，我們是包定一列車，所以在十點鐘起開到周浦鎮，以前我在周浦鎮常常回家途中路過，並沒有停留，這天在公園一帶跑了個

圈子。周浦鎮敵機沒有來轟炸過，但許多有錢的人，感覺敏銳，生命寶貴，有的逃到上海去，有的遷到鄉間去了。

當天晚上我先同孫雲達兄沿着塘新公路未完成的路基，步行至沈莊鎮，離周浦鎮六里，先到鎮長的家裏，接洽找一所房子，預備給我們指揮部住的，在鎮西先看了有一所，認為不滿意，後來在離鎮一里路的獨家村朱孝廉家裏決定住下來。到了晚上，所有部隊已分批出發，指揮部的人員也到了沈莊。

我們在迅速中將房屋安排好，三間房屋中西邊一個朱孝廉的書房做指揮官辦公室，中間是總辦公室，東邊是宿舍，當場開始辦公起來。

九秋天氣，早夜溫涼，中午還暖和，在緊張的工作中特別討厭的是白天的蒼蠅，成羣結隊同我們搗蛋，晚上就是蚊蟲來襲擊你一下，驅之復來，除將牠殲滅才安定，這兩樣使人最憎恨的東西，真像我們當前敵人的行動。

在閒散的時光，到鄉村中去散步，或者同幾個鄉農閒話桑麻，真是好像進了桃源仙境，但震耳的炮聲不時打破人的幻夢，也使許多鄉農皺了眉說：「時世將亂到什麼樣子？」他們談起東洋人咀咒與憎恨，但不知道抗戰的意義，他們只希望能够安居樂業。

居停家有二個小孩子，看見我們空了常常來玩，我給他們做了一個釣竿，在他們後邊河裏釣魚，不時釣幾條小魚給他們的貓吃，居停家境況很充實，堆場新穀，有好幾大墩，食糧是無需外求的。同時一家人都很勤儉耐勞，家境的所以充實就建築在這個條件上，對於我們的留住在他們家裏，是不十分歡迎的；這是怕軍人的傳統觀念。

沈莊鎮上的羊肉，是浦東有名的。我們不時在黎明到鎮上去吃羊肉麵。鎮太小了，市面寥落，郵政局也沒有，祇有一個代辦所。上海來的報紙到十點多鐘可以看到，是報販用腳踏車送來的。

我們到了沈莊鎮，給大團鎮的王良仲兄知道了，就約我們到大團鎮去。在上海的時光，爲了別動隊的事，我們也一度接洽過的。他並派自己的汽船到沈莊來接我們，由馮國楨先生代邀，于是在十月一日的午後，指揮官馮先生和我三個坐了汽船到大團去。大團離沈莊四十二里路，小汽船走了三小時，中經下沙新場鎮。

大團鎮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大團鎮上過了十九年由童齡孤露，到少年艱苦的生活。我原籍是在周浦東瓦屑村的。從小就搬到大團鎮，我的母親至今住在鎮上。在南匯縣屬大團是富庶的大鎮，僅亞于周浦。

王長仲兄是南匯地方事業最熱心負責的青年，也是大團鎮上的世家，在他家後邊薄構園庭之勝。疏鑿有致，雅淡宜居。我們去的那天，他約了幾位南匯縣黨部及地方上的入物，大家隨意閒談，在抗戰中南匯縣壯丁的服役，建築東海濱防禦工程是很努力的。在東海沿王公塘一帶，天天動員五千八，自川沙縣境起至奉賢縣境止約八十華里，設有守望所百座，每所派壯丁四人，在四十八小時中輪值守望。在該處的駐軍紀律不甚好，有一個兵士將某壯丁支配出去服役後強姦了它的妻子，結果給營長予以槍決，風紀因此比較整飭了些。軍隊風紀的好壞，給予民衆的印象是關係很大的。我們也談了些這會赴浦東來的使命與任務，當然需要與地方人士合作。晚上承長仲兄歡宴，酒量甚宏的夏履之兄也在座，過去在新塲鄭玉藹堂裏我們曾經痛飲過，自我到了上海在謀餬其口的奔波中相見的機會也少了，履之兄對於地方事業也很熱心，與長仲兄堪稱南匯的二美，地方上是需要負責的人物。

深夜我們依舊坐汽船回去，我到了大團的家門沒有時間回去，祇託人帶了一個口信給母親請安，到了洗莊碼頭上，趙參謀已等候在那裏，是爲了奉到南橋張總司令的電話，請指揮官到南橋去，於是當夜他們到周浦鎮，預備明晨返滬，由滬杭公路轉南橋去。

張總司令啟示我們別動隊的任務：在沒有正規軍的地方，由別動隊担任戒備，遇到敵人就抵抗，同時立刻報告駐軍，待正規軍來救援後，別動隊退回後方。但事實上別動隊與正規軍同樣看待，在大場我們別動隊還為正規軍掩護撤退，以致有一大隊完全犧牲！

十月七日天風雨愁人，我們踏着泥濘的道路，開始向奉賢舊城前進，因為我們的指揮部為便利與總司令部聯絡起見，就搬到奉賢舊城。

這座破舊故城，是明朝戚繼光防倭寇之亂時築的，現在數百年歷史的重演，又到了倭寇侵畧我們的時候了，我們到這個故城來很有歷史的意義，為找房子在風雨中跑來跑去費了不少時間，最後在南門廖宅住了下來。

廖宅是奉賢世家，比較沈莊寬敞幽雅得多了。居停廖先生待我們不速之客也很客氣，有時來談談國家時事，晚上有電燈，比較沈莊點火油燈光明得多了，同時討厭的蠅蚊二種也絕跡。

奉賢舊城，因為縣政府搬到南橋，所以市面很冷落，區公所與司法機關佔據了舊日縣政府衙門，東西南北四門沒有多少時間就可以走遍，在西門有頂大石橋與船埠，東門因與海塘外交通要道的關係，有一段小市街，北門有佛閣廟，在城牆下可

看見幾十畝的蘆花，足抵杭州的西溪，南門在黃昏中可以看夕陽古道的海塘。在東門與南門沿欽公塘，天晴時可以開駛汽車，我們指揮官用私人名義，向上海雲飛汽車行借了一輛汽車，停在南門居民家裏，遇有緊要的事可直駛拓林銜接滬杭公路至南橋，或到閔行渡江後回上海。

一天，我們有事到大團去，沿了海塘經南四團北駛，汽車不能直接到大團鎮，須在離大團東三里的海潮寺停下，再步行到鎮上，我們的汽車在海塘上駛過，看的男女很多，他們在鄉間從來沒有看到過汽車，也許認為一種奇觀。

在鎮上拜訪了幾個舊時師友，但有的已經變成了腐化分子與新土豪劣紳了。在區公所裏也去坐了一刻，于髯翁寫的存善堂額依然無恙，但也舊了。這會有機會到家用去拜望母親，但時間的關係，談話祇有一刻鐘就忽忽的離開了。到如今浦東已經淪陷，我的母親還沒有出來，消息傳來很平安，可以使游子心頭安慰的。

南滙，自我們第四大隊開往駐紮後，我們去檢閱了一次，那天在夏履之兄家午宴，夏宅是南滙一所最漂亮的房子，後來在我們退出後聽說被焚去了一半，不知道確否。希望這個消息不証實才好！我們當時在那大門外還攝了一張照片。可惜在戎馬倉皇中沒有沖洗就遺失了。

南匯在我小的時光也曾去旅行過，是去看顧旬侯的重游泮水。同時名勝地的香光樓，係明董玄宰當年在此讀書寫字的地方，我們也去過，現在往事如煙，煙也給風吹散，一點印象都沒有。這會也沒有機會再去。

十一月六日敵機狂炸奉賢城的時光，我沒有在奉城，是在四日由海塘經公路往上海去，接洽公事的。在拓林東有威繼光的將臺一座，已經敗落的危立在海塘旁土壘上，想起這位民族英雄很使人感動，不料在我經過後的明天，就有敵軍在毗連拓林不遠的金山衛登了陸。我經拓林至閔行浦江舊有的渡輪已沒有，祇有小划子擺渡，在閔行鎮被炸市房走廊下，還有未經收殮的殘肢廢腿血肉糊模，使人看見了慘然！閔行自抗戰開始，被敵機投過五十餘枚炸彈，市况慘淡，我們想進午餐跑了好幾家菜館才有，許多商店都已關了大門，當晚回到上海，依然一片喧變的人海潮，緊張與頹廢，麻醉與享樂，充滿了這個大都市。

我接洽了公事過了夜到五日傍晚，就到南市高昌廟去渡江返奉賢城，在夜色蒼茫中過了江，小火車已經沒有，雇了一輛牛角車，不料半途上下起大雨來了，我們共有三個人，身懷鉅款，小車因路溼泥滑不能推行，于是在沒有辦法中祇有沿了鐵路枕木步行，天又黑暗，路又不平，兼下大雨，身挾要件，三十六里路摸索前進費

了二點五十分才走完，到周浦鎮黑漆一團，像一所暗無天日的地獄，用了許多方法，找到了一家小旅館，吃了些東西，聽堂倌談起知道白天周浦敵機來偵察過十三次，沒有投彈，鎮上的人有辦法的都向鄉間逃匿了，那時我們的衣履都已盡濕，但祇好睡了一夜明天再設法了。

六日，我們爲趕路，七點鐘就起身穿着昨晚雨濕的衣衫，想去乘到奉賢的小汽船，不料因時局緊張已經停駛，沒有辦法只好雇一條小「網船」，船夫開價要三塊錢，我們也就答應，方在碼頭上船，警報已經來了，我們急忙促船夫快向奉城駛去。在沒有離鎮多遠，敵機二架，突然在周浦投了一彈，其聲很震響，有一架飛機就在我們船上飛過，嚇得船夫急向蘆葦中去躲。但岸上有好多鄉民却在抬起了頭好像看西洋鏡。幸而沒有掃射機關槍，不然又將遭到無謂的犧牲。

船到新場鎮，別條船上的人問我們：「什麼地方去？」我們告訴他們：「到奉賢舊城去。」他們都急急的說：「你們不必去，昨天城裏投了二十多個炸彈，城裏的人都在逃出來，也炸死了不少人哩」我們聽了這個消息，焦急着我們的指揮部不知道如何，在上海時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急急向奉城前進，在離城九里的二橋，我們就停船，因爲看見兩岸岸上，都是

攜老提幼，挑箱背袱的難民接連着向北走，問問他們城裏的消息，都說昨天炸死不少人，今天又在轟炸了，突然，六架敵機又自我們頭上飛過。

這樣，我們不能進城，船夫也不情願去了。我們就上岸借村莊上的人家給他一塊錢買飯吃，等天晚了再設法進城去。

黃昏中我們向奉城推進，看見最後一架敵機在南高橋鎮投了一個炸彈，我們到離城六里的頭橋，打聽我們指揮部有否出城，在慌亂中大家不知道，遇到第×××獨立旅的參謀長，他駐在南匯城內的，現在開赴南橋去，他問起我們指揮官，我答應他正在找尋，他說糟糕了，我們在頭橋沒有探訪到，於是繼續前進，達到河裏有船過就打聽，到離城沒有多少路達到了我們拉的船，也知道了指揮部的消息，始放下了心，原來在今天下午已經離城，昨天炸後還派隊員担任救護工作，今天城裏已慌亂得不像樣子，一千多囚犯也放了出來，在城內搬沿街沒有人管的商品物件，杭州灣敵艦的大砲，已打到奉城北門，將高聳城牆的佛閣廟打毀，倒下來壓死了十幾個出城避難的人，我們住的寥宅幸沒有炸去。

夜裏，在一個離城沒有多遠的村上暫駐了一刻，吃了二碗雲南大頭菜過的白飯，大家快慰都安全，我們住的那家是道士看見我們去很鬼鬼祟祟的，同時守衛的崗

位來報告，後邊竹圍裏有突放了幾個訊號，去搜索沒有人，我們爲避免不測計當夜開拔到二橋鎮去。天忽大風雨起來，我們在風雨中步行，小小的泥路，兩旁都是河道，大家互相呼着走與昨夜到周浦情況相同，不過這次人數比較多些，這種滋味平生還是初次嘗到，到半夜裏在徐姓家攤了稻草在地上沒有脫衣的睡交，門外大風雨依然飄打，好像給我們催眠。

明天又調換一個地方。是過去奉城區家裏，指揮部召集各大隊長舉行了一次會議時局緊張中對於我們任務應如何配備，但我們的械彈還在上海沒有送來，大家心裏萬分焦急，好像斷了我們的生命線。

九日我們開拔到新場鎮，在近鎮的靜修庵裏駐下，鎮上的居民送了一隻全豬和兩甕酒來慰勞，我們既未有勞，不堪受慰，其實市民的意思請我們不要在鎮上同敵軍接觸，恐地方受到糜爛，當時我們予以採納。

十一日上海的幾枝破舊槍枝彈藥已送到，我們部隊分別出發，我依然留守在新場鎮直到敵軍二百人到新場鎮接觸後我們才退到大團鎮去。在新場鎮上我們與敵軍搜索部隊在玉皇港橋激戰了三小時，當然我們的器械不及他們，那時留在新場的祇有三中隊，只二三十枝槍不能夠持久抵抗，只好退下去。經過兩匯的遭遇戰後，在

南匯我們一大隊憑城而守，敵軍三百人圍攻激戰四小時，被他們由北門攻入，我們由東門退出，就自泥城集中，那個時光我們沒有好好的睡，時時在極度的緊張中，現在想起來真好像做了一個惡夢。

在泥城角借了漁船四艘，一夜潮水，就飄到了餘姚，在杭州灣幸沒有遇到敵艦，不然也很危險的。渡黃浦江的時光有八百多人，後又徵集滿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現在飄海祇剩這幾個人，犧牲者犧牲了，傷的傷了，失散的失散了，思之黯然！

浦東的三個多月，我們二百多枝槍，五萬二千發子彈與敵人周旋，自己也笑自己太大膽了，我們在服從命令下這樣幹了，結果彈盡援絕，給養沒有，做了絕塞大漠中苦鬥的李陵。但決不投降，決不做漢奸。

過去，血紅的夢，幸沒有死，現在我還將投入抗戰的急流中。

二七，三，九。于香港鳳皇臺小樓

小東北巡禮

大上海淪陷後，浦東在敵人漢奸的蹂躪壓迫下，已經變成一個『小東北』，居住在租界裏的上海人，提到浦東總要打一個寒噤，誰也不敢冒險去看，所以浦東的一切，也不是浦西人所能明白的。

最近，因為游擊隊的活躍，浦東一度為敵人封鎖，但不久又告開放了，我被好奇心的慫恿，很想渡浦去看個究竟。恰巧有一個浦東朋友，回家去過農曆年，我就跟他去做了一個亡國的順民，巡禮了一番。

一月廿七日下午二時，我同一個浦東金家橋的朋友在公共租界三馬路外灘的碼頭上下了到浦東去的渡船，同樣的渡船停泊着的很多，約模有十幾艘，每艘船尾都插着一面黃底當中有一紅綠太極圖的偽旗，還有一面卅字旗，一面日本旗，三面旗幟在冷風裏索索發抖，我不敢直視牠們。

到高廟去的渡資是每人三角，價錢實在貴，可是渡浦去的人還是那麼多，他們都是從浦東到上海來販賣蔬菜回去的鄉人，開船時間不一定，人擠滿了便開，不擠滿就得等，我站在那艘沒有棧子，也沒有竹蓬的平日來駁運貨物的大木船裏，等了

好久，船裏和船頭船尾都站滿了人，站得同沙丁魚疊在罐裏一樣，再沒有半點空隙了，才同另外二艘渡船給一艘小汽輪慢吞吞地拖着走，猛烈的北風刮到船上，船裏的搭客沒有一個不冷得戰抖。

一個身穿駝絨，外面罩一件西裝短大衣，腰裏掛着一口大布袋的賣票員作威作福地在人叢中亂擠亂擁，咒罵着不會在岸上買票的搭客，窮兇極惡的醜相，不免令人作嘔，我恰巧沒有在岸上買票，那傢伙擠到我面前，便厲聲責問我。

『你爲什麼不在岸上買票？』

『岸上的售票處呢？』本來，我知道到浦東祇有忍氣吞聲做順民，對於敵人漢奸的橫行是祇好逆來順受的，任何事祇得忍耐一下，可是到那時候實在有點忍不住了，所以就隨口反問他。

『岸上就是岸上，係沒有眼睛嗎。』

『岸上就是岸上，放屁，你是什麼東西』。我不由得火氣直冒地厲聲罵了他，當時心頭的怒火，早把安危那字完全燒燬了，現在想來覺得未免太冒險，也未免太不值得，但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心肝的人，怎麼受得這樣的悶氣，那曉得這傢伙到底不中用，給我這麼一來，他倒軟下了來，我想恐怕他也把我當成漢奸，當成比較有地

位的漢好了，所以才讓了我也未可知？『反確低聲下氣對我說。』

『那末，先生，就補一張吧。』

我也就一句不響地摸出六角來擲給他，接回他一張船票。

黃浦江裏到處都是敵軍，也到處都是敵旗，他們的軍需船不斷地來往，巡邏小艇不顧一切地橫行，有一艘小艇故意從我們的船旁疾馳而過，頓時激起一陣大浪，船身顛仆得幾乎倒翻，浪花四濺濕了許多人的衣裳，幸而船尾沒有人失足落水，不然還不等於死了一頭豬，誰來管這種『小事』，船裏的乘客當然也沒有個敢作聲，祇好自認霉氣，把一切的苦痛與恥辱，忍耐在肚子裏。

偽組織的標語和青年團。

船到高廟，在市渡輪碼頭上岸，市渡輪碼頭本來建設得很好，但現在已給砲火燬壞了，船已不能並靠碼頭，須鋪一塊長長的跳板。

岸上站着好幾個穿黑色制服的偽警察，胸前掛一塊黃布符號，帽子上也一條黃帶，正中有一顆五角星，他們是負責在碼頭搜查旅客的，所以他們的眼睛，狗眼一樣法視着每一個，好像可從每個人身上找出什麼來似的。

高廟本來是錫川沙去的小火車的起點，市面是很熱鬧的，現在當然大非昔比了。

原來在那裏的公安分局已被偽組織作爲警察分駐所，房屋上掛着太極旗，牆上貼一張白紙，上面寫『上海廟市面警察局分駐所』，從門外望進去，裏面是滿院荒草，一無所有。

店舖十之七八都關着門，祇有幾家小店還在開門營業，可是沒有生意，每家店前都掛着太極旗和日本旗，表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順民，那些關閉的店舖門上，貼着一些標語，如『四海兄弟，世界大同』，『從速遷回復業，共享大道幸福』，『剷除國共兩軍，打倒國內軍閥』……等等，還不全是一些灌好的老花樣，在標語中間隔着一張字跡寫得不像樣的偽『青年團』的佈告，大意是要人民使用日幣，不准違反，那班所謂的青年團，並不青年，全是一些當地流氓，他們穿着極醜陋短衣服有的還赤腳，胸前像警察一樣掛着黃布符號，在路上來來往往。

這種『青年團』的團員在高廟一帶至少有七八十，我一路所見，就有三四十名，他們三五成羣地來往走動，什麼事也不做，朋友告訴我，這些人祇有吃飯沒有工錢，他們要錢用就得向當地居民索詐或搶劫，於是浦東的居民，更加永無寧日了。

『稽征所』的稽索

在一家民房裏，設立着一個偽稽征所，門口白紙上寫着這麼幾個字：『上海市

財政局高廟稽征所』，裏面有幾個穿短衣的所謂『稽征員』，看着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如果你帶一點東西，他們就出來要你繳捐，據朋友說，鄉人挑一擔菜的捐稅是大洋五角，繳清後給一張收據放行，沒有錢就沒收東西，還看給他們辱罵毆打，但這收據到碼頭上又給他們收回，大概他們不願把自己醜態向外宣揚吧，不過鄉人如果袋裏不滿五角錢，那末可以讓價，三角，二角都可以馬虎過去，不過須得受他們一番凌辱，他如一只雞須納稅三角至五角，一頭豬十元，一頭牛四十元，總之，一切都要捐，而且捐得很重，所以上海的物價，永遠不能壓平了。

除了拿到浦西去賣的蔬菜牲畜要繳捐之外，從浦西帶來的東西，也得繳捐，無論是衣被傢具或日用物品，我看見一個老太婆從上海背回兩條破棉被，他們要收捐一元，老太婆說沒有錢，就被兩個如狼如虎的人沒收了，結果那老太婆祇好摸出一元來交給他們，被頭方得贖回，像這樣強盜式的行爲，現在正在浦東的各到各處盛行着，居住在浦東的人，沒有一個不被騷擾得要命。

沿途戰跡及偽軍

我是從高廟到金家橋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裏去的，約模有五六里路，本來可以坐小火車，可是現在小火車沒有一定時間開行，所以決定步行，也好看沿途的光

景。

一條大路同一條火車路並行着，路上人還熱鬧，他們都是從浦西買了過年的物品回來，大家都肩着，背着，提着一包包，一袋袋的東西，鄉人們不知道國事的嚴重，在敵人壓迫蹂躪下還要忙於過年，我看來實在心痛。

在東昌路口，站着五六個黃色軍服的偽滿軍，他們無精打彩地縮在電桿旁，戴帽子的人就都在他們面前脫帽致敬，有那個人還很恭敬地向他們行了一個禮，這是敵人的統治下亡國順民必須有的禮節，否則就可吃幾下槍柄，幸而我不戴帽子，可以不必脫帽，致敬當然不甘心，便向這幾個做亡了國奴再來凌辱同胞的黃色人物瞥了一眼，匆匆走過了。

一路上田地早已荒蕪，日軍也看不到，據說，敵人根本沒有力量統治他們的後方，所以浦東只有極少的偽軍，如果沒漢奸，浦東還不仍是我們自己的天下，走到金家橋鎮上，便可看到可怕的戰蹟了，房屋大半都已炸毀，但有三五間屋子經已完全砌好了，一座小學校的洋房是敵機投彈的唯一的目標，所以前後左右都有深淺不一的大彈洞，房屋炸毀了一半，學生用的書桌椅都埋在瓦礫裏，有一隻椅子都高高地擱在樹樑上，那是炸彈把它帶上去的。

一宿歸來

這天晚上，我就在朋友家裏住下，吃過晚飯就開了大門，因為盜匪漢奸，公然搶劫，所以天還不會黑大家都閉戶入睡了，我們覺得入睡太早了，便在昏黃的煤油燈下低聲閒談，知道浦東各鄉村，凡是被敵軍光顧的，女子都被姦污，衣服，糧食，牲口，也給他們搶得一點不剩，漢奸們更助紂為虐，尤其是那些『青年團』，他們白天搜查行人，搶劫行人身上的飾物金銀，晚上便四出搶劫，所以整個浦東都充滿了恐怖。

第二天，我看情形這樣惡劣，決不能多留，所以早晨八點就順原路回上海。一路上很平靜，三三兩兩的小食攤，香烟攤，擺得很多，這些都是無法生活的良民，不能不做一點小本生意，我在一個攤子上買一包香烟，順便和那攤主談了幾句話，曉得他是個因戰爭而失業的工人，他說：

『本來我想到上海收容所裏去，可是收容所是中國人辦的，在那裏坐吃，是不應該的，所以還是在這裏擺個小攤，每天吃兩頓薄粥算了』。

這是一個多麼明理，多麼愛惜着祖國的人呀，像這樣流浪在敵人鐵蹄下饑餓着，忍耐着的正不知有多少多少，祇要不缺乏那樣的人，大上海總不會就此淪亡的。

大公書社

別動隊在浦東

《每冊實價二角》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經 售 處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	-------------	-------------	-------------

各 地 郵 務 工 會 局	大 公 社 出 版 部	廣 州 市 一 德 路 二 七 四 號 四 樓	朱 屏 安	郭 蘭 馨
---------------------------------	----------------------------	--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074244

BC

F

53

9

074